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五八

定性齋集六卷

劉自潔 撰

一

繭屋詩草六卷 繭屋文存二卷

范從律 撰

六五

六湖先生遺集十二卷

張文瑞 撰

二三五

秋水堂遺集十二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秋水堂餘集二卷

（文一卷詩一卷）莊亨陽 撰

三一九

岳容齋詩集四卷

岳鍾琪 撰

四九一

雪村編年詩贊十二卷

戴瀚 撰

五一

序



皇朝尊右儒術領經書賜扁額資膏火鼓舞

作興視前代尤隆中州係二程夫子之

鄉大梁書院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未易講明正學陶冶人材而進於成就

也太史為我總憲年伯益侯先生之令

嗣鳩集二序制義得先正嫡傳

聖祖仁皇帝御對朕云青雲白石聊同燕齋

定性齋集

序

二

月光風更別傳試朱子全書序一篇講

大學

序

以伊洛之淵源許之矣

太史本庭訓之餘緒為大梁之學規日

進諸生勵以居敬窮理格物致知之要

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其燕居獨處則衣

冠修整即祁寒暑而危坐終日可不謂

善承先志者與夫念終始典于學者在

表之逮及元明書院偏於天下

明體適用而以利濟天下為心范文正公具先憂後樂貿襟而主南京書院胡安定教授蘇湖經義外又立治事齋余閱太史文若區田私議永定河策真可坐而言起而行者也書院得太史以為師余知二十日感而通方致遠之

儒輩出矣嗚呼書院者所以羽翼庠序

定性齋集

序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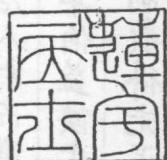
定性齋集

序

四

乾隆十年夏五吉旦海寧陳允信題于

燕山邸舍



之學也朱子白鹿洞賦曰明誠其而進抑敬義久之萃擊之所裏謹菴頗之所執曷嘗僅以文章課士哉乃今天下之課士者專在文章甚至險怪浮談幾不知清真雅正為何鮮士習流漓大都由此若太史文之則古昔稱先王循循由規矩其尤書院教授生徒之標準

哉太史于余為同年友其猶子栻供職中書為余言太史沉酣經籍著述如林今手訂若干首屬問序于余余與太史交垂四十餘年知其文與行將並垂不朽也方冀附青雲之末敢以不文辭乎乃援筆而句之序時

定性齋集編校及門姓氏

孟曙	賡光州人	劉增	多三中牟人
孫務源	靜夫中牟人	張鑑	西眉柘城人
李杜希甫	封邱人	馬遜志	次山杞縣人
孫昊旭菴	許州人	曲聖贊	麟閣偃師人
宋丑維履中	人	宋泰臨	咸吉河陰人
孫政顯若	許州人	銀文辛	藏百臨穎人
張家彥碩輔	祥符人	郭克明	峻德洧川人
苗芳蘭帝馨涉縣人	人	張元肅	仲宰通許人
張廷魁曉亭上蔡人	禹文煦汜水人	江砥柱	中立
梁純修敏庵太康人	宋廷璽賡廳上蔡人	張枚	鍾祥徒人
一	梁純修敏庵太康人	李文元	冠多陽武人

定性齋集

一

楊春隆	方大祥符人	單公齡	鵬年太康人
馬遵祖	陽武人	柳中星	映后太康人
張瑾介	錫太康人	湯坤泰	兌山睢州人
馬麟圓	鹿邑人	傅清漣	浚池陽人
吳敏恭敬修睢州人	人	冉作振	武中牟人
王鏡鑑遠邱人	人	薛夢龍	乘六鹿邑人
張志彤百魯尉氏人	人	趙步錦	綱思臨穎人
馬遇樂冠英商水人	人	楊汝翼	雲衢睢州人
李公檢嚴修通許人	人	傅崧瑩鍾奇	蘭陽人

定性齋集

二

王祝華	蘭陽人	孫靖鰲	鎮瀛中牟人
杜蒲辭榮扶溝人	朱宗人	較事本	紹興中牟人
熊三全	完初濟縣人	王霞	赤城滑縣人
王曰信誠齋通許人	人	胡其勲	尉氏人
王雲錦映衢考城人	人	王克振	家聲考城人
趙衡嵩南祥符人	人	禹隆運	錫範汜水人
張士學效聖通許人	人	彭玉璋	靜瑞通許人
郭方熾維勤祥符人	人	王二曜	重明河內人
何國俊良輔祥符人	人	郝篤行	惟一洧川人

孫學涵
叔度
中牟人

陳德聚
星輝
鄢陵人

張嵩
中山
滑縣人

孫昕
雲亭
許州人

李公路
通許人

李公世
杞縣人

王殿英
華齋
尉氏人

王維戎
著雄
滑縣人

屈大伸
廷揚
景由
登封人

寧朝棟
松雲
洛陽人

黃國士
公遇
登封人

郝際隆
雲祥
杞縣人

彭維均
和菴
祥符人

潘克念
景和
祥符人

王洛
康齋
祥符人

崔濬
靜淵
中牟人

李効陽
中強
武人

魏開運
祥符人

王俞
子美
廷獻
生氏

王體晋
升菴
祥符人

許敬修
祥符人

張嵩曾
希賢
通許人

孟榮
象南
鄭州人

李果貴
元品
河金人

定性齋集

三

定性齋集

姓氏

四

楊芝
六吉
祥符人

張上池
天申
中牟人

余泰運
大來
確山人

姚霖
天澤
祥符人

李元慈
孝先
杞縣人

劉士信
誠儒
通許人

張鰲
扶九
祥符人

貞際隆
翊聖
祥符人

關慶遠
可久
祥符人

張燧
用光
祥符人

劉天位
致中
祥符人

馬清
儀封
祥符人

李九成
封邱
華齋
人

潘文明
見龍
祥符人

王殿英
華齋
尉氏人

王維戎
著雄
滑縣人

定性齋集 目錄

武強劉自潔南村著

枯竹賦

卷一

賦

卷二

文

卷三

記

定性齋集

目錄

傳

卷五

序

卷六

墓誌銘

行狀

南村之庭有枯竹焉幾歷年矣客有過者顧而嘆曰何多乎此君南村瞿然曰子知夫枯竹之為美乎彼過時而委棄雖取材而不勝苟知命而達天即拓落其奚病爾其為物也列族雲夢託宗渭川荆南則箇落得名揚州則篠簜特傳湘妃垂淚雲母堪憐簫簷筆翠箖箊若仙魚腸並躍鳳翅爭妍爾乃徙根僻谷移種兔園或依石而傍水或俯檻而臨軒或獨樹而凌雲或叢生而負暄一斛節勁千畝枝繁鬱春華於定性齋集
循熙挹夏彩於郊原帶金氣而迎寒雜白雪而飛翻爾其為狀也赤箬形竿紫筠綠筒雉頭雞頸縹箭班弓影檀樂而陸離枝窈蔚而翁蒙幹崢嶸而勁直葉姪娟而青葱十尋抱甕百尺成叢連蟠似桂飛節如空黛色參差紺影玲瓏三徑重開七賢並逢傾翠蓋松爾乃捲朱簾倚綠窓月徘徊而散亂風方便而凌貞盤坳反覆攀折鬱絀不鳴條而畏風無繁陰而碍

日桃李笑其彊顏松柏顧而存恤慨吾年之不逢豈更生之無術惟遭時而顧變非凡葩之齊壹爾乃魂依周穆之池神遊黃帝之庭鵷鷺無枝而難下鸞鳳

無實而心驚謂形消而骨立實根深而性靈若乃霞光片片節益重重工師絢目匠石競崇器則入乎清廟明堂音則叶夫大呂黃鐘剖符而朱書獻瑞秉筆

而青簡成功為箋為箋扇和風於四野為箋為策騁骐驥於西東坐擁湘江之席行扶大夏之筇東箭與南金並美王潤與珠圓快逢郭伋則并州迎馬長房

定性齋集

卷一

二

三

則葛陂化龍聞聲稚子剝節仙翁算籌倚簾簾籠筐篚篋草箇筤筭筆小試之而如簿如籍猶之循分盡職大用之而作舟作楫居然體國公忠然後知售色者之易靡而守節者之終雄物盛者之必衰而否極者之終通也若乃拔本垂淚傷根灑血既致慨夫零落終心傷其離別培植仍加灌漑如初庚開府小園之樹蒙莊子涸轍之魚周茂叔之窓張仲蔚之廬存好生之心以味至道留不盡之意以還太虛念老成之凋謝豈此君之可無客與南村乃相顧失色

携手上堂進酒一觴而系之曰枯楊生稊影婆娑枯竹何事尋斧柯天生我材且放歌感世恩深雨露多

黃鐘賦

維大樂之元始。符帝載以無聲。偉聖人之制器。乃感物而心生。雖萬籟之畢集。本虛無以杳冥。通神明以為德。類萬物以為情。或慕志而防淫。或飾喜而制爭。或德盛而化神。或治定而功成。時則獸舞於野。鳳儀於庭。神龍升降。靈龜晏寧。若乃黃帝咸池。顓頊五莖。虞氏簫韶。帝嚳六瑩。夏勺濩。三代異名。暴秦漢魏。或號五行。文始武德。正世迎靈。作者謂聖。述者謂明。相習乎聲音之糟粕。誰識夫天地之精英。考同和於九奏。非徒間以笙鏞緬通神於四會。實托始乎黃鐘。其為物也。長不滿尺。圍不盈寸。其法數則特分十二。其積實則數盈千萬。十一餘律。異器而殊名。三分損益。同條而共貫。分釐毫絲。較量於微茫。全半陰陽。神明於握算。數極於十。而約之以九者。殊不盡之餘蘊。承之於上。而乘之乎下者。表相生之定案。分之而為聲。為調。聽之而知正。知變。統聲氣於一元。無條理之或亂。爾乃葭吹六管。室密三重。素覆其外。灰實其中。誠存而幾動。氣至而風從。氤氳氤氳。隱隱矯矯。信探

定性齋集

卷一

四

定性齋集

卷一

五

安之策。徒托空言。由漢而降。歲紀茫茫。曠遺編之散失。續新書以闡揚。庶聲音之克諧。或律呂之未亡。既草創於元定。更論定於紫陽。當羣言之淆亂。貴折中而憲章。與天地兮同和。與日月兮齊光。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溯太初之無物。湧洞莽蒼。玄黃混并。及太始之方形。皓旰含弘。清寧永定。然而有形生於無形。昭昭生於冥冥。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探之而無始。是萬為一。實萬分測之。而靡竟。是故善言理者必言氣。氣至而理寓。善言氣者必言數。數積而氣應。至易至簡。匪誠弗明。厥微厥彰。匪靈弗瑩。爰有首出之姿。正位凝命。繫奉若而弗違。蓋勅天而用敬。爾乃旋轉乾坤。縱橫宇宙。天門闢闔。地軸蝠輳。飛龍御以騰空。牝馬行而定性。

齊集

卷一

六

馳驥包二百一十有六之策。而行健統一百四十有四之數。於在宥大合會於貞元。識天心於復姤。闡奧交於乘除。探神明於奇偶。彼夫異說爭鳴。異學爭售。湏臾或離。即毫釐千里之差。微渺偏倚。多過與不及之謬。豈識夫大道之淵微。未經乎聖人之指授。是故天之數一。則凡三五七九皆一之變也。而五為之君。天數五。以五乘之。為二十五。天之數恒少。少與多實相均。地數五。以六乘之。而為三十。地之數恒多。多與十。而不言六十者。數之全也。言十而六可知。六與五。

少實相因。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五位之相得也。而據其一以為中。中不可以偏。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五。位之各合也。而揭其中以為合。合不可以分。黃中通理。輪轉困。保合太和。氤氳氤氳。其植根也。孔固。其變化也。無垠。其鬼也。往而屈。其神也。來而伸。其為體也。舍萬物而葆光。其為用也。普美利於無言。斯固考鴻文於往古。溯知覺於前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若乃天地有中聲。以五為之審。則五音相隨。天定性。

齊集

卷一

七

地有中氣。以六為之候。則六管飛灰。五聲考之。以六律。七均一調。相為調劑。六律定之。以黃鐘。隔七閼八相為源委。黃帝因之。以截竹。唐代因之。以授時。三百六旬。閏餘可定。八十一分。日至無虧。斯又積數之進退。饑乏。錯銖不爽。以故氣候之盈虛消息。分杪無違。萬物所為。啟其屯蒙。造物所為。泄其化機者也。是故地之數二。則凡四六八十。皆二之變也。而六為之尊。天數五。以五乘之。為二十五。天之數恒少。少與多實相均。地數五。以六乘之。而為三十。地之數恒多。多與十。而不言六十者。數之全也。言十而六可知。六與五。

司官合之以一而不言五。一者數之源也。言一而五

陽啟蒙之旨。庶幾貴乎精粗。今

始基蓋其並立而同運者無一息而相離。而其分播

而迭運者無一息不相推。若乃禮失不獲求之野。羣

言淆亂折諸聖。自一畫以開先。渺天原之懷。競著

述者百家終煩言而莫罄。鑒亥之所不能及。大章之

所不能証。孔班向欹較短而角長。劉牧希夷互負而

更勝。數理因之而益微。學者因之而益病。至若氣六

期而一備。運五歲而一巡。六日七分之術。一月五卦

之文。互見於漢唐律歷之志。胥失乎周易大行之

定性齋集

卷一

八

定性齋集

卷一

九

豈異夫巫咸叩闔。何殊於陶氏擊門。聞湯王之傳。鄧后之曾捫。屬怪誕而不經。豈盡信乎前人。蓋天地之數本之無極。六子之微係乎乾坤。一奇一偶。迭為主賓。一生一成。互為其根。溯繫辭於周孔。考作範於神禹。太極立而八卦生。皇極建而九疇叙。分先天與後天。知鬼神於六五。盡天事與人事。執一中以為主。探數理之精微。繫後學之所祖。若乃專於象數者。傳會而拘牽。泥於文義者。汗漫而齟齬。將顯道以何辭。雖欲辨而無所。康節經世之書。不免別立門戶。紫

天子德符厚載。道合統天。追踪姚姒。接武羲軒。治世則履

中蹈和。宅裏則夕惕朝乾。玉檢金泥之字。時勤披覽。

紫文石室之藏。並供釤銓。顯道神德。泄天地未泄之

秘。西山乙夜。發前人未發之端。乃臨鳳掖。乃召羣賢。

抽毫恐後。殫思爭先。長楊之辭罕腴。連理之對誰妍。

惟有望聖學之高深。舞丹陛而盤旋。庶微言之。有未

息。而理解之有真詮。

論諸生一

古之學者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縵以安絃博依襟服以安詩禮所謂居學也然其時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襄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豈有所謂道學之名哉自造士之法壞而禮樂之教衰科舉之學盛而詩書之義微於是乎道學之名著於後世然道學者何六經具在可考而定性齋集

卷二

一

知也科舉之業未嘗廢經科舉何足以病人哉今

聖天子敦崇正學

御纂經義頒行天下而直省又遍立書院勉以白鹿洞規示以分年課程之法蓋欲天下學者翻然知科舉之未嘗廢道學經學所以為道學之本即所以為科舉地也今之學者當其出就外傳時即以博取功名自期待語之以聖賢可學而至未有不惶然恐懼畏怖而難安者蓋其平日同室之所鼓勵嬉戲之所摩揣皆不越富貴功名之事為子弟者習聞其說直以為

天理民彝之自然及其長也雖知聖賢之果不我欺而喜談而樂道者又羣笑之為迂駭之為異而又不敢顯為非聖之言輾轉思維無計脫卸於是乎授科舉以自解免亦可謂辭之善遁者矣今欲使天下羣趨於道學莫若使天下羣務夫經學欲天下羣務經學莫若得其所以讀經之法與其治五經不如其治一經也與其讀五經而意解茫然不如讀一經而心領神會也與其苟且記誦時下講章不如頓挫白文涵泳傳注而得其義也而後乃參之羣說而辨其精粗如是以為科舉之業亦豈足以為科舉病哉然則讀經之法正不可不講也古人讀書業欲其專悟欲其漸當其讀一書時不參以他書而又為之嚴其課程寬其志意其朝夕之所圖維父兄之所勸勉師友之所講明者俱不出乎是今日而有得焉非復昨日明日而有得焉非復今日此其所以月異而歲不同也由是而進焉勃然啟其身心之助洞然達夫義理之微其於聖賢性命之學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今縱未能如古人專讀一書而後讀

他書亦必以經書傳注為第一義。諸生質有敏鈍。誦讀多少不能強而同也。而經注講讀必求齊一。如是則日有定課矣。而又登記簿籍。不時察其勤惰。日之所讀者。時文不暇背誦。古文間一及之。經注則每晚背寫百五十字。間日講解。無有間斷。如是三月之內必獲效驗。三月而不效。期之五月。五月而不效。期之終歲。未有不能通曉熟誦本經四書傳注者矣。一經既熟。反復紬繹。精而又精。終身誦之。亦不失為通經學古之儒。而况由是而及於他經。一部如是。一部如

定性齋集

法之類。一為涉獵。亦古人居學之意。而課程則不載也。其為學指要。及論文法則。別有所書。書此以弁課讀錄首。

是而其學之所造。豈易量其所得乎。此正學記所謂時教必有正業。而分年課程之法。所為變而通之者也。如是以為文。則亦卓有定見。朗然識載道之器。偭規矩而改錯者無有矣。有所以為載道之器。則亦瑩然識大本大原之所在。得所歸以為躬行實踐之功。而日造於剛健篤實之域。競頓悟而勝口說者無有矣。故曰經學所以為道學之本。即所以為科舉地。同歸而一致。豈有岐而二之。以相為詬病者哉。若乃退息之暇。撫時感事。因物起興。協之詩歌。以及樂律算

定性齋集

卷二

三

定性齋集

卷二

四

論諸生二

日者讀書之法。予與諸君子言之詳矣。顧學不加進，而業不加修者，毋亦科舉之念存於中，而習見未忘也。不則講習討論之功少，私自便之意多，無以收麗澤之益也。玩愒時日，予實耻之。今高者侈言遠大，下者狃於淺近，語以身心之故，或議其迂，詰以詞章之奧，又謝曰未能。一長一技，皆堪治事之材，而又耻言之，而又竊笑之。吾不知其自命居何等也。夫學者之病，或有患多，或有患少。患多者，病不在多；患少者，定性齋集

卷二

五

病不在少也。以泛覽為漁獵之資，以纂組為欺人之具，以好古為不急之務，以簡練為捷獲之徑。此多與少之所以均為病也。聖門博約之教，諸君子聞之熟矣。要其所謂博者，非徒於聞見之廣也，蓋其隨事體察，極深研幾，已渙然自啟其身心之助，日就月將，繼長增高，而後乃浩乎沛然，非同狹隘之觀。異日所謂由博返約者，直一以貫之耳。孟子所云集義，程子所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也。今之擔簷而來者，問其所攜持，不過講章一二部，時文一二冊而已。其

定性齋集

卷二

六

而廢彼也。今之學者，讀聖賢書，於聖賢義理之微，既扞格而不相入，而語言文字之所習見而習聞者，又畧焉而未有以解。苟得一解，而又拘滯而鮮通，吾未見魯魚亥豕之莫辨，而可以造於精微廣大之域者也。乃或為之說以自解曰：今之讀書論文者，何嘗非闡明聖賢之道，然其所謂闡明者，特圖圖支吾過去，連篇累牘，頓趺反覆，是不惟無當於聖賢義理之學，其於語言文字，尚茫乎未有以得其畔岸也。夫所謂語言文字者，何譬如言仁者，曰心之德，愛之理，言義

此者，則又不過風雲月露之詞，雕虫篆刻之文，竊其緒，以相誇耀焉已耳。夫古人之書，亦既汗牛而充棟矣，不得其端倪，以為經緯措置之用，不得其階梯，以為循序而進之途，是以有二者之病。是何異集珍玉於庭，而積薪其上，雖有夜光之璧，其不消鑠於灰燼，塵垢之中者幾何哉？昔者漢儒傳訓詁之學，至有宋諸儒，闡明聖賢義理，始無餘蘊，要其所為聖賢義理之學者，非語言文字之外，別有新奇之論，未可以此

者曰心之制事之宜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今其所以然者既未能融會而貫通而所云專言之曰心之德偏言之曰愛之理者亦未能默識於心而宣之於口徒以一二現成之語終身誦之是猶頑然墨塊存於胷中久之且將為病不特於自己身心無所裨益即與語詞章舉業之學亦烏能充拓得去哉夫既舜心於聖賢義理之學乃至求為詞章而不可得此豈非講習討論之功少自私自便之意多爾諸生所宜急為懲戒者歟今為諸生立會讀會講之法計肄業

定性齋集

卷二

七

若干人通衆同讀一書每齋五人立小齋長一人又立總齋長四人晨起總齋長分會所讀不使有參差異同之數已午未三刻則小齋長約齊五人同伏一案互相講究間日升堂每晚背誦由舊行之日有程月有課其功力有不齊淺深有異致月吉則分其等級榜示堂上各齋長分班率領齊至果行堂面加獎諭如是則晝有為宵有得諸生之勤惰既無所逃斂者可以日進於高明之域鈍者亦不失為窮經之士講習討論之功熟嚴憚切磋之意多而自私自便之

秉不消歸於無有者吾未之見也禮曰博聞強識易曰朋友講習今不務強識之實功講習之實事而徒務於多以為漁獵之資務於少以為捷獲之徑如是而欲學問之成就吾未之聞也今試計一日之中質疑者幾人問難者幾人得若創獲者幾人徒周旋進退於講堂之上唯諾相與雖大聲疾呼卒未有以窮或過而輒忘者是豈教者之咎耶古人云後生讀書尋思推究者甚為可畏幸思可畏之實自惜分陰毋玩愒時日轉畏後生也今列其規條如左

定性齋集

卷二

八

諭諸生三

諸生肄業於茲，大抵皆志意堅定，攻苦讀書，豈有惡嚴而喜寬，惡勤而喜惰之理？然所謂嚴者，只在自己，師友雖嚴，不能救自己之寬也。所謂勤者，爭在一時，終日雖勤，不能救一時之惰也。當其寬與惰之初，孰則忍於自寬？孰則甘於自惰者？即或迫於事之所不容已，情之所不容辭，未嘗不屏棄一切而思所以為，下帷之計，乃無端而忽轉一念矣。又無端而有為，偶然之說以動之者矣。今日偶然，明日偶然，其究也人。

定性齋集

卷二

九

事錯雜紛擾而已，脫卸而無計，則又有為姑待之說，以自解者。姑待之說行，將日即於怠惰苟安之習，膚溺而不返。雖有良師益友，日相督責，尚堪救藥哉？今諸生出院者，或曰訪友，或曰探親，或曰市物，其住院者，或晏起晝眠，或促坐終日，或捲卷躊躇，諸生天分俱優，道心未漓，毋亦轉念之不及覺而偶然之說中之耶？諸生篤信謹守，奮發有為，心齋坐忘者，固自不少，其未能然者，十日之中，用功幾日，一日之中，用功幾時，還而自問，未有不惶然赧然，汗流浹背而難

定性齋集

卷二

十

及制語云：涓滴不塞，將成江河。予願與諸生共勉之也。若使時復一時，日復一日，至於怠惰而不可返，諸生亦安用此無益之師乎哉？凡于此言，皆為諸生諄諄勸勉，非以煩苦諸生也。諸生勤惰，登記簿籍，過至數次者，豈能為爾諸生貸乎？勉旃勿忽。